

書香傳古意，記憶繫城市 ——從葉輝童年記憶看今日閱讀

採訪、撰文：鍾世傑



1. 總論書本

問：您過往多次以「書」¹為題，書本對您有甚麼特別的含義？

答：書不單對我來說，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有很重要的一面。我喜歡讀書是很偶然的事，小時候（約十二、三歲的年紀）住在油塘灣（現已清拆）的油塘。當時有三種會正招攬會眾，就是公會、教會，以及三合會，我就選擇了當中的教會。那麼教會轄下的青年中心，裏面有乒乓波，康樂棋等設施，不過要排隊，排了很長時間，開始打乒乓波，但打幾球，就完結了。最後我見到青年中心有個細小的閱覽室，裏面有兩至三架書（實際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又發現到有些書，包括何其芳、徐志摩和馮至等詩人的詩集，我就

1 葉輝先生以「書」為題的著作包括：《書寫浮城》、《書到用時》、《書再用時》、《最薄的黑最厚的白：給石頭的情書》、《昧旦書》、《曬書記》、《書若蜉蝣》。

見到詩集中的那些詩句，看起來頗有趣，因為當中的句式與日常生活所運用的截然不同，所以就引發起我對詩歌的興趣。閱覽室是最好的，經常只有我一人，有時或會多個人，但因為不用排隊，我任何時間都可以到閱覽室閱讀，所以這個因緣際會，使我與書本結下了不解之緣。有人說讀書可能需要緣份，一本書放在圖書館，很久等到他的有緣人去翻閱那本書，而且喜歡那本書，是要點緣份。譬如說我打乒乓球很厲害，就可能去了打乒乓球，那麼我不會願意去閱覽室，看不到那些詩集了。書本就是寫給有緣人看的，所有你看過的書本，如果你不與這個世界、日常生活結合平衡來思考，書只不過是一本書。只有將書本所訴說的道理套入時事、世界大事，身邊發生的大事、小事，參照書中所說的話、綜合自己的想法和整件事的性質來思考，那麼你便不會讀死書。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書是怎樣與這個世界扯上關係，這些關係有時未必是直接可見，但所謂觸類旁通，當你思考這件事或者想起你在書本裏面看過有甚麼句子、段落是談及相類事情時，就可以幫助你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2. 閱讀方式

問：您在《誰都別想擺脫書》提到「艾柯和卡里埃爾的對話，既是向古騰堡（Gutenberg）印刷術致敬，也喚起了電子書讀者對紙本書籍的鄉愁」，您是如何看待這種鄉愁？

答：所謂鄉愁應是這樣解釋的，因為書本的形式是不斷變化，不要想電子書與現在的書本有甚麼分別。我們先去看中國的書經過多少變化，才成為我們今日手中的一本書。書起初的時候，是刻在竹簡上，所以那些句子一定要短小、精簡。或者有些人除了刻在竹簡，也會選擇刻在壁畫之上。雖然漢代發明了紙張，但有句成語「洛陽紙貴」，說明當時很多人想傳抄一首辭賦，使紙張價格上漲，又

因那個時候，有紙張而沒有印刷術，所以紙本書尚未普及。直至宋代有活字印刷，使用雕刻字粒印在版本上，變成今日所見到書本的雛型。艾柯所談到古騰堡印刷術是西方方面，當他去看一本書的時候，經過好多年，慢慢變成一本電子書。電子書是沒有實際的一本書，只不過賦予電子書一個名稱而已。我們很多讀書人在記憶裏面，最早的時候，譬如我見到一本何其芳的詩集，一本怎樣的書，我就會回想起，我與當時成長年代的關係，就會形成一種好像離開自己的家鄉，有種鄉愁的感覺。我閱讀電子書的時候，一方面是不習慣，另一方面亦會勾起我對紙本書的鄉愁。

3. 閱書要求

問：您於《爛書榜、抄襲與混搭》寫道「年度爛書榜」可作為「文化品質的另類監察」，您覺得寫作符合甚麼要求，方可避免榜上有名？

答：每個地方當印刷業蓬勃的時候，所謂劣幣驅逐良幣，劣書驅逐良書，你回想一下每年出版多少本書？大部份的書，並不是可以幫到我們去認識這個世界，譬如現在有許多書本抄襲網上資料，抄了一遍，再複製貼上。這樣出版的書，是有書之名，無書之實，所以大部份的書，尤其印刷業這樣蓬勃的書本裏面，存在大量參差不齊或者質素無辦法監察出來的書本。那麼當我們一直說十本好書或者二十本好書的時候，我們於書海之中，只打撈到十本或二十本左右的好書，在這些之外，我們是否都有些方法，有些方式，去將這些爛書，或將不符合好書標準的所有書選擇出來，無必要浪費我們自己去閱讀這些書本的時間。現代人時間很有限，你讀書，讀到一本爛書的時候，就是剝奪你去讀一本好書的機會。譬如說你一天用三個小時去讀書，三至四天，你便會讀完一本書。看完一本爛書的時候，毫無得着，但如果你用這段時間去閱讀一本素質還可以，

或者素質優良以上的書，這可避免了你去浪費些時間去閱讀一本完全沒有用處的書。我覺得艾柯或者爛書榜的原意都可能在此。

4. 書的角色

問：您在《「流動家園」與「都市家園」》談過「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你認為書本於「精神家園」可扮演甚麼角色？

答：書本與家園，我們怎樣將兩樣事物放在一起思考呢？譬如我們先想說我們生活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園，當現在這個世界不斷進行拆遷，拆除舊時的建築，譬如現在行上中環，與我童年時代乘坐電車經過的中環，已經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那些大廈名稱還在，但中國銀行和滙豐銀行已不是原來那間銀行。當這些建築物不斷翻新，以前看一座大廈，大廈就是一幢一幢陳列在城市那處，給予別人閱覽的一本書。如果我們到訪法國巴黎的時候，會看見古舊的建築物，也會看見不同時代的建築物並列在一起。但香港即使相比鄰近的澳門，澳門面貌固然起了許多變化，但在里巷（即小街小巷），還保留了很多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我覺得這個精神家園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人向來外出，是乘地鐵而來，乘地鐵而去，一條地鐵將所有的周邊有價值地方、可以保育地方的建築全部清拆，譬如說我們在觀塘的裕民坊清拆了，寶聲戲院沒有了，銀都戲院沒有了，還有一座滙豐銀行也沒有了。當這些全部失去的時候，你覺得還可以憑藉甚麼去尋回你自己的童年或成長過程的記憶呢？完全找不到了。有些人說時代要進步，一直在轉變，要進步得很快，只是你跟不上。若要這麼說，是，我承認自己跟不上，我覺得十分可惜，有很多所謂精神家園的保育工作，香港的確是做得很不足夠。一條地鐵已經誤導了我們的地理位置，好像觀塘到油麻地那裏，為甚麼一直稱呼為官塘，或者那裏有個地方叫官涌，官涌與官塘都是有「官」字為名的，證明了當年是稱為官富場。我們後來於九龍城一帶找到的官富寨、官富山，這些名稱提醒我地，不是參觀、觀看的「觀」，

應是官地的「官」。在清朝香港列出的地圖已說明了官富場是由官塘這個海灣伸延至油麻地海灣，叫官富場。今日我們很容易被地鐵誤導了，地鐵站現在分拆得細碎，有觀塘、藍田、油塘、牛頭角，變相很容易被地鐵的名字誤導我們以為地方本來是這樣，但未有地鐵，這些地方是很遙遠的。我記得小時候由筲箕灣搬家至油塘灣，先由筲箕灣坐貨車到中環碼頭，再搭渡海小輪，連人帶車與傢具渡海，然後汽車由佐敦道，山長水遠來到油塘灣，一個漫長的過程使你印象很深刻。但現在你和我由筲箕灣來到油塘或觀塘，只是兩、三個地鐵站，由筲箕灣上車到鰂魚涌轉地鐵，一過來就是油塘。很多時這些交通、地理概念上的改變，對許多人來講，可能時代是這樣的了，時代慢慢會轉變，但對於我這些傾向懷念精神家園、精神家鄉的人來說，這既是種災難，又是種折磨。

5. 展望書本

問：您於《袒腹空庭自曬書》引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說到：「人類一切事業（包括閱讀與書寫）的意義就像鼠『用牠鏟子般的巨爪挖掘，而周遭卻是永夜……』」您認為有甚麼原因導致以上現象，您對本港的閱讀風氣和文藝創作又有甚麼展望？

答：閱讀風氣並不是一個人期望它是怎樣便怎樣，而是要社會上凝聚一點共識，大家都希望時間的步伐不要快得太厲害。我們在街上看，留意到人不是不閱讀，而是很多人閱讀手提電話。一些電子、虛擬文字、圖像並非無用，我都會看，但如果只是認識這些圖像而不再接觸紙本書，這就是現代人的悲哀。因為無論一本電子書的版面多麼漂亮，也不適合人長時間閱讀。你嘗試看電腦熒幕四至五小時，尤其看很細小的字，你會覺得很疲累。但我記得自己童年時代拿起一本書去看，不理會是甚麼時間一直去看，例如你於星期

一閱讀時很累，睡着了，第二、第三日再看，當你半睡半醒閱讀完這本書的時候，原來已是星期五了。但沒有了這種漫長與文字、書本的親近，或者成為生活的一部份，這會對我們有甚麼損失呢？或者把問題反過來說，到底有了這些與紙本的接觸，對我們的生活又帶來甚麼幫助？關鍵是現代人提出的問題永遠只是有沒有用，當中的「用」只包含實用價值而缺乏審美意義。如何稱為美？這些審美價值觀完全消失了。怎樣可以尋回這些事物呢？建議都是在紙本書身上，你無論喜歡任何一個種類的書本，只要你能夠熟練兩種或以上的語文，包括英語和中文，或者你最好懂得一點法文、識一點西班牙文。那麼你於翻閱讀書的過程中，你就可以對照，英文是這樣寫的，中文譯成這樣，你便可以進行對照，究竟是中文翻譯有問題，還是英文說法不夠全面。我們有了語文的基礎，可以接觸到不同版本的書，我們不是做版本學家，我們只是求真，求事實的真相。如果只是談中國航海，他們只會將海上絲路變成全世界唯一的航海歷史，但我們同時觀看西方人的航海史，阿拉伯人的航海史，那麼我們就有立體的對照，原來西方都有他們狹隘的地方，阿拉伯人也有他們的洞見和他們的不見，再結合中國人便可以完整的面貌。因為當時世界是互不溝通，只有透過這種航海往來，才能夠將整個世界的距離拉近。這些的記憶全部收藏在於書本之中，如果再沒有人讀這些書，這些書本就永遠留在圖書館裏面，經過一個世紀、兩個世紀、三個世紀，這些書本還會否存在，沒有人回答你。